

秋風吹我心



内 容 提 要

《秋风吹我心》是香港著名作家梁晓佩的得意之作，全书以优美动人、缠绵悱恻而又充满幽默与睿智的笔触，向人们诉说了发生在台北的一个哀婉美丽的爱情故事：一对年龄悬殊、情同父子的兄弟，同时爱上了一位丰盈清纯的少女！故事由此展开：同学、朋友、兄弟、姊妹、父女、情人……错综复杂，交织成一幅迷人的人生梦网，或忧伤，或欢乐，或浪漫，或温馨，或凝重，或优雅，或狂烈似火，或柔情如水，令人手不释卷，一唱三叹。

秋天眨眼之中就悄悄来临了，那些悠悠的蝉鸣已开始接近尾声，苍翠的榕树叶也隐隐泛出几丝枯黄的意味。

梦若与张琦坐在一棵古老的榕树底下，微微闭着眼睛。

突然一片叶子坠了下来，轻轻掠过梦若的耳边。

“呀，秋天的叶子落了！”梦若呢喃了一声。

“秋天的叶子落了……”张琦低低地重复了一句，却未继续说什么。

她们就那样坐着，此刻正是中午，她们享受着这秋日的阳光和微风，静静地，都不愿离开。

梦若和张琦是著名的H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，两人一进校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

梦若与张琦虽是密友，张琦稍大一岁，除了两人都很漂亮之外，彼此却有许多不同之处。从外形上看，梦若比较浑圆丰腴，脸上红红的，抹着一种成熟的丰盈。而张琦则是另一种风光：她单薄、文静、古典，冷漠，系里的同学在背后戏称她为“瓷美人”，这个外号取得很传神，张琦的确很像一件精美绝伦又

脆弱无比的瓷器。

在性格上，两个也不一样，梦若比较开朗，而张琦则很内向，少言少语，她遇到最开心的时刻，也只是抿嘴微笑，梦若的笑声则是爽朗而热情的。

形成这种差异，大概与她们各自的家庭环境颇有关系吧。

“张琦，你爸还是很少回来吗？”梦若轻声问道。

“我根本没有爸！”张琦突然有些愠怒地说道。

“对不起，琦儿——”见张琦情绪不好，梦若立即道歉。

“不，梦若，你不知道，我心中有多恨他！”张琦道。

“但他毕竟是你父亲呀！”

“父亲！哼——”

“琦儿，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如此恨你的父亲，他为你创下了令人惊羡的家业，为你们……”

“不，你不要说了，那些东西：金钱、地位、庄园、我都可以不要……”

这时，又有一片树叶掉了下来，张琦拾起那片落叶，仔细地端详着，她发现这片落叶浑身还是一片翠绿，只是叶柄有些发黄而已，她淡淡地说：“叶子尚未黄，却先自落了！”

话方说完，张琦与梦若相视一笑，这时，一个人影朝她们走来。

梦若说：“白凤来了。”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张琦道。

“他——可是我们系里的白马王子呢！”梦若笑道。

“是吗？”张琦不置可否。

“真的，许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呢！”

“就因为他长得很帅吗？”张琦道。

“大概是吧——”

白风远远地向张琦与梦若挥手。

白风穿着一身浅色的薄呢西装，在秋日的阳光中显得容光焕发，他高大、英俊，同时充满幽默感。

张琦冷冷道：“这种男孩子，很靠不住的，心花！”

梦若吃惊地回过头，看着张琦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凭直觉！”

“你那么相信你的直觉吗？”

“我以为我们女孩子，在这个世上生活，唯一可以胜过男孩子的，就是直觉，难道你不相信你的直觉？”张琦道。

梦若怔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：“琦儿，你不爱说话，一说话便有惊人之语，我真要重新认识你呢！”

白风已走到了跟前，他笑着说：“两位美人在谈什么问题呀，神情如此庄重？”

琦儿不语，只望着他。

梦若站起身来道：“白风，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，唉——这秋天真没劲儿！”白风伸了一个懒腰。

“我看你挺有劲儿的嘛，高高兴兴的，好象不知愁为何物呢！”梦若笑道。

“少年不识愁滋味嘛——张琦，我打扰了你们的清兴吗？”

白风突然发现张琦，这个冷漠的瓷美人一直没有开口说一句话，便笑着问道。

“你知道就好了。”琦儿低低说了一句，又不言语。

“唉呀，我这不成催租人了吗？”白凤跳了起来，“对不起，我走了，瓷美人，小心别打碎了——”说完，白风一溜烟地跑到另一边去了。

“该死的白凤！”梦若骂了一句。

“哼！好个催租人——”琦儿低低说道。

“什么是催租人呐？”梦若不懂。

“催租人就是扫兴的人，据说中国宋代，有个诗人叫潘老，在沥沥秋雨之中吟哦诗句，当他吟出‘满城风雨近重阳’一句之时，诗兴正浓，却不料催收租子的人破门而入，他的诗兴荡然无存……”琦儿解释道。

“‘满城风雨近重阳’……”梦若道。

“美吗？”

“很美！”

“可惜只此一句。”

“可恶的催租人！”梦若又骂了一句。

下午上课的铃声响了。

梦若道：“是上英美诗歌吧！”

“嗯，该讲拜伦还是济慈？”张琦问道。

“我不喜欢拜伦！”梦若忽然说道。

“那你喜欢谁？”

“济慈！”

“是吗，那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……”

两人边谈边走，不久便走进了H大学古典的文学院大楼中去了。

讲授英美诗歌的余渔教授是台湾著名的诗人，早年留学英美，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，有许多外系学生常常慕名而来。

张琦与梦若走进教室之时，发现几乎已没有空余位置了。她们四处搜寻，却见白风向她们招了招手，示意她们过去。

梦若问琦儿，“我们过去吗？”

“不，你去吧——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就在这里！”这时，临近的一位女生站起来：“张琦，我们挤着坐吧！”

“徐岚，谢谢你！”张琦坐了下去。

“那我只好过去了。”

“好，去吧！”

梦若笑了一下，朝着白风走去。

白风的确只空了一个位置，梦若道：“你为谁留着的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？”白风笑道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梦若明知故问。

“为你占的！”白风坦率地说。

“贫嘴！”

“不信？”

“不信！”

“那你说为谁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，那么多女孩子都在追你，我知道你选上了谁？”梦若轻笑道，她红扑扑的脸上此刻更红了。

“你不是吃醋吧？”白风道。

“白风，别以为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你的人，有许多人不喜欢的。”借着课前预备的几分钟时间，同学们闹闹嚷嚷的，仿佛要把教室弄垮一样。

白风正要说什么，却见侧面有道冷冷的目光扫了过来。

白风一惊，心道：“呀，好冷！”

梦若侧头望去，瞥见张琦冷漠的面影。

“瓷美人好冷！”白风轻道。

“嘘——”梦若噤了一声，原来同学们已静了下来。

余渔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济慈一首诗的题目：《希腊古瓮颂》。

白风轻道：“张琦不是一件希腊瓷器，而是一件中国的瓷器，是宋代的青花瓷器，又薄又冷……”

“是吗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梦若随口问道。

二

梦若与白风一同走在放学回家的柏油大道上，两边是苍松翠柏，风声阵阵，颇有一种萧瑟之感。

同学们早已散尽，琦儿没打招呼，便也走了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你同行吗？”白风忽道。

“你的心思那么多，我又怎么知道？”梦若抿嘴笑道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，刚才——”

“什么，刚才看见了什么？”梦若道。

“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你呢！”白风道。

“是吗，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——”

“白风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并没有喜欢上你呢！”梦若转了转宽大的花呢裙摆，她丰圆的身体在夕阳之中更加迷人。

“呀，你真美！具有一种希腊风格，就象余渔教授所说的那样……”

“你真会奉承人呢！”

“不，真的，梦若——为什么你们总是不相信我？难道，我真的像你们想象得那么坏吗，梦若？”一向爱开玩笑的白风忽然神情严肃地说。

“白风，老实说，以前我是有些认为的，不过你好像比想象中的要好！”梦若道。

“谢谢你！”白风感激地说道。

“有什么好谢的……”梦若轻道，双眼望着夕阳。

白风突然扶住梦若浑圆的肩头，道：“梦若，以后我们该多谈谈才好！”

“是吗，那很好呀！”

梦若口中虽很平静，心头却猛地一颤，尤其是当白风宽大

的手掌落在她肩头之时，她全身有如触电一般，有一种轻轻的颤栗和晕眩感觉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？”白风看见梦若表情有些异样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我……也许有点儿感冒了。”梦若支吾着说道。

“啊——呀——”白风伸出手掌，在梦若光滑的额头上抚摸了一下，“真的有些发烫呢，伤风了吧？”

“天啦，他的手！”梦若差点叫了起来，还是忍住了。

“要上医院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你……白风，你对女孩子都这么好吗？”梦若问道，她微微地侧着脑袋，神情极其天真。

“你说呢？”白风笑着，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，秋日的夕阳照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，显得格外俊逸。

“差不多吧？”梦若道。

“差很多呢！”

“白风，我们该分手了。”

“哦——是吗，你家住哪儿？”

“我们家住在卧龙街八号，坐公路局的车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”梦若道。

“卧龙街，以前我去过那儿呢——那好吧，明儿见。”白风挥了挥手，向依在车门前的梦若再见。

三

梦若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极其普通的人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。但梦若特别喜欢他们，爱他们。父母之外，梦若还有一个正在念高三的小妹妹，叫梦兰。

父亲林亦之是个小公务员，沉默寡言，安贫乐道，除了上班下班之外，便是坐在台灯下面读他永远也读不完的武侠小说，林梦若怎么也无法理解，父亲那么文弱、慈祥，怎么会酷爱惊险绮丽的武侠小说，看他那一副专心致志的德性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光镜，象个帐房先生一样，梦若常开玩笑：“爸，陆小凤还没有死啊！”亦之抽抽眼镜，用余光瞄一眼梦若：“他怎么会死呢？”然后又如痴如醉地读起来。梦若她们三娘母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

母亲李香云很早就退休了，一直呆在家里做家务活儿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那种母亲，温和、周到、善解人意，只是书读得不多，香云很爱她的丈夫，也爱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。

妹妹梦兰才十七岁，是个电视迷，尤其爱看卡通片，对每一部卡通片可以如数家珍，常常一个人呆在电视机面前，哈哈大笑，香云骂她是个“疯丫头”。

梦若这个家显得有些清贫和简陋，是政府配给的一套砖木结构的平房，一个客厅，两间卧室，梦若两姊妹住在一起，由

于梦若常常要温习功课，怕打扰妹妹的休息，她又在屋子里拉了一道蓝色布帘，梦兰戏称之为“蓝色风景线”。

梦若回到家后，匆匆忙忙吃了晚饭，便进了书房兼卧室。

台北的秋天常飘风雨，而且来得快，没有准备似的，夕阳刚敛，雨就要下起来了。

李香云每到下雨之前，腿风湿便会发作起来，她自个儿用手轻轻捶着，口中唠叨着：“鬼天气，说变就变！”

梦兰走出来道：“妈，我来给你捶吧？”

“唉，兰儿真孝顺啊！”香云脸上泛出幸福的神色。

“啊呀，妈说话好偏心呢！”梦若在屋里叫了起来。

“谁叫你不给妈捶腿呢？”梦兰笑着，轻轻敲击着香云的酸腿。

“小东西！”梦若骂道，对着镜子，抿嘴笑道。

梦若用手拢住披肩秀发，几许刘海飘到额前，她拂了一下，突然停住了。她的手在额角上晃了几晃，又神秘地窃笑了一声。

她似乎觉得那儿有一种异样的光泽在闪烁着，难道那儿还残留着白风的手痕吗？

一想到那个英俊的大男孩儿，梦若一阵心跳！

“他今天是什么意思，他为什么要邀我同行？他身边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儿，难道他——”梦若心中甜丝丝的，但却不敢继续往下想。

“姐——”

梦兰在客厅中叫了一声。

“什么事儿？”梦若恍惚地答道。

“干什么嘛，一钻进屋子里去，就不出来了，也不和妈妈聊天儿什么的，生你这么样的女儿，有什么想头！”妹妹梦兰嘴上最是利索，从不放过姐姐，梦若笑眯眯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轻道：“妹妹，我看你是天底下最会讨妈妈欢心的女儿了。”

梦兰一撇嘴：“少废话，来替妈妈捶几下才好！”

“算啦，梦若今个儿也累了，我的腿也不怎么疼了，大概雨已经下起来了——”李香云疼爱地看着她的两个女儿。

梦若推窗望去，果然见竹篱之外的小石子路早已濡湿，小雨淅淅沥沥飘飞着，更增添了几许秋天的凄清意蕴。

秋夜的雨，点点滴滴，滴在树叶上，滴在梦若的心上。

“妈，爸，我去睡了。”梦若道。

梦兰也斜了姐姐一眼，继续看电视。

香云点点头：“做个好梦——我的女儿！”

林亦之正看着古龙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，听见女儿道晚安，头也未抬，鼻子里只哼哼了两声，又继续神下去。

“老头子，小心无情剑宰了你呢！”李香云笑道。

“好，好，真风度，这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剑……”林亦之低低说着。

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李香云又有什么办法，只有听之任之，亦之一生没有他好，嗜武侠如命，她又怎忍心去打扰他呢？

兰儿在“蓝色风景线”那边儿早已入睡了，鼻中均匀地发

出微甜的鼾声。

梦若一向睡眠很好，但今夜她却失眠了，脑中空空茫茫的。

奇怪，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，在秋夜的雨声中，竟然失眠了。她细细地倾听着秋雨敲窗的节奏，她发现有时失眠并不是一种痛苦，而是一种享受，失眠人可以体味许多睡眠者无法体味的美与境界。

那个高大、潇洒、幽默的影子又浮现了出来，梦若想挥也挥不去。

“讨厌！”梦若恼怒地说了一声。

“姐，你骂谁呀？”

梦若吃了一惊！

没想到她轻骂了一句，竟然惊醒了梦兰。

“兰儿，我——没说什么呀！”

“你明明骂了一声‘讨厌’嘛——”

“哦，是吗，是梦话吧！”

“嗯——”梦兰翻了一个身子，又呼噜噜地睡着了。

梦若在黑暗中伸了伸舌头，又默念了一声：“讨厌！”

午夜时分，秋雨停了。

梦若也沉沉睡着了。

雨后的校园分外美丽，清新，秋色宜人，秋风醉人。

此刻太阳刚刚升起来，H大学的校园行人尚少，有一层薄纱似的秋雾掠在校园的草坪上，梦若穿着一身紫罗兰色的衣

裙，捧着一本英美诗选，来到榕树林中，边走边读，她读着一首英格兰歌谣，神情既飘逸又高雅。

梦若边走边读，却未发现静悄悄的榕林之中，已多了一个人影。

梦若低头走着，忽然撞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她大吃一惊，正要说不对不起时，却看见站在她面前的是白风！

白风悠悠然地笑着，没有说话。

“该死的白风！”梦若嗔了一句，转身就要走。

“梦若，好个不讲道理的女孩儿，你撞了我，又骂了我，便想走开？”白风拦住梦若的去路。

“你——要我怎么样嘛！”梦若红着脸说道。

白风一把抓住梦若的手——

“白风，你太放肆了！”梦若愠怒道。

“你可以抽回去嘛，我又没抓紧！”

梦若这才看见白风只是轻轻吻着她的手掌，她随时都可以抽回来的。

“Play boy！”

梦若轻叫了一声，一溜烟跑开了。

白风呆呆站着。

此刻薄雾已完全褪尽了。

上完文法课，张琦走过来拉住梦若的手，问道：“下午没课了，我们去淡水看落日行不行？”

“去淡水看落日？有点远啊？”梦若道。

“我给阿炳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把车开来接我们去，还有，我的叔叔也想去呢！”

“你叔叔是谁？”

“张诗帆呀！”

“张诗帆？是不是每次听余渔教授讲课之时，总是坐在第一排上的那个眼镜儿，听说是哲学系的高材生？”梦若问道。

张琦惊讶地侧头望着梦若：“原来你知道得不少呢！”

“我只知道这一点儿——因为他样子很特别，瘦削又苍白，常常一身黑西装，表情有些神经质……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我的气，琦儿！”梦若自觉失礼，忙收口。

“他是诗人！”琦儿道。

“我不能理解诗人——”

“他是最好的诗人……”

“诗人，对我太神秘了！”梦若道。

“诗人来啦！”琦儿笑道。

梦若猛一回头，却见一个清瘦的人影站在她们面前。

“诗帆，她叫林梦若，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”张琦道。

“你好，我叫张诗帆——”张诗帆伸出苍白修长的手来，梦若却迟疑着，不知该不该和他握手。

“诗帆，我们一起去淡水看落日——”张琦道，她对这小叔叔很喜欢，由于年龄相差不多，她从来都是直呼其名，诗帆也不介意。

“算啦——今天不去了。”张诗帆突然忧郁地说了一句，转

身就走了。

“真扫兴！”张琦撇了一下小嘴，自觉在朋友面前扫了面子，瓷白的脸上飞起一抹红晕来。

“梦若，他不去，谁稀罕！我俩一道去好吗？”

“好吧！小时候去看过几次淡水上的太平洋落日，还记得很美的。”梦若道。

淡水上的太平阳落日很美，秋天的落日更美。

那是一种无比绚丽，变幻仓促，稍纵即逝的美！

潮水涨起来时，落日已隐去了倩影。

梦若与张琦倚在一块礁石之上，衣裙都被打湿了。

“小姐，该回去了呢！”阿炳忠厚地守在不远处，看见天色已晚，催促道。

“阿炳，我们再呆一会儿就走，好吗？”张琦道。

“那……好吧！”阿炳无可奈何地答道。

潮水的声音充满壮丽的激情，张琦和梦若偎在一起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“琦儿，别人都叫你瓷美人呢？”还是梦若先开口。

“瓷美人？我听说过——”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很美，但也很危险，随时都可能被打碎的……”

“琦儿，其实，我知道你内心之中是十分坚韧的……”

“不，梦若，我不象你……”

“琦儿——”